

晚上的風雪

齊德睦等著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715.11
588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二个短篇小說：“晚上的風雪”写出了先进与保守思想的斗争，使讀者看到了一个工人家庭生活的蓬勃景象；“車間里的故事”刻画了一个先进青年工人的形象，使讀者感到親切可愛。



晚 上 的 風 雪

齐 德 睦 著
李 玉 滋 插图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太原并州西街十三号）
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書出字第2号

太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山西分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• $\frac{7}{8}$ 印张 • 20,000字

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二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090册

統一书号：10088·44

定 价：一 角

晚上的風雪

齊德睦

昨天下了一場大雪，直到今天晚上還是滿天烏雲。遠處的山巒、樹木和近處的房屋、廠房都披上了一層厚厚的雪，就像罩上一層白色紗帳一樣。

夜里，在工廠通往宿舍去的馬路上，晶瑩的路燈照在雪地上，顯得格外清朗。工廠衛生所的女護士孫林謹，慢慢的往宿舍走着。一陣寒風把她的短髮吹亂了；周身打了個寒戰，晚上真冷啊！

這一天她是够累的，從昨晚十點上班，本來該早晨交班，但明天就是陽曆年，參加了衛生大掃除，完了又到各車間檢查了清掃的情況。直鬧到天黑才完事。

一天一夜的緊張勞動，又是疲勞又是餓。她已精疲力盡了。她默默地走着，希望沒有人來打攪，至少能多休息休息腦子。

正走着，隱約的聽到後面一陣皮鞋踏雪的聲音，越來越近。她真懶得看看是誰。並且自己這樣想：不管是誰，也不要理他。

“林謹，怎麼這麼晚才回家呀？”一個宏亮的男人聲音在她腦子里振蕩了一下。在她聽來就像大聲喊叫一樣。她強強回頭一看，才知道是他——電動車間的外線組長劉木林。

“是你？吓了我一跳。有事？”她把腳步放慢了。

“大叔回家了嗎？”

“不知道。我也沒回家呢，什么事？放假呀还这么忙？”

“好事，也是大事。就是沒時間跟你說了。我去找孫大叔。”刘木林边走边說，等說完他已走到孫林謹前面去了。又回头向她招了招手，一会就不見了。孫林謹看着那远去的影子，微微的笑了。她笑的是刘木林差不多还是个孩子。一有事頂沉不住气。还有，头上那頂已由灰色变成白色的帽子，一年四季都舍不得摘。她不禁自言自語的說：“这个人可真怪。”她又恢复了原来的沉默，踏着像地毯一样的雪，發出“咯咯”的清脆的响聲，漸漸消失在这銀色的夜晚。

孫林謹的家，是一幢新落成的工人宿舍。这宿舍虽离工厂不远，却座落在半山腰里。每当晚上从每家窗子里放出的光亮，密密麻麻，从工厂向上望去，真像个熱鬧的小島。那小巧晶瑩的灯光，又像許多只愉快的小眼睛，向亲人們招示。

孫林謹回到家，刘木林和媽媽正在吃餃子。她是又飢又渴，拿起来就吃。

这虽是孫林謹的家，刘木林也是在这里长大的。他四岁那年，母亲被反动派給折磨死，他就进了这个家。十三岁上父亲在閹匪工厂里作工，因为没有安全装备，触电死了。因此，这个家，更成了他唯一的指望了。当然，对两个老人，就像亲生父母一样。孫家也都很喜欢这个宝贝兒子。去年冬天刘木林入了党，全家还特意給他祝賀了一回。

今天下班后，車間开了个全体职工大会。要趁年假全厂放假期間，修两条新綫，是供新建車間用电的。还有机械車間后面那条閹匪留下来的老綫，因年久失修，常發生事故。車間決定把它也修成新的。这都要在假期內完工。

在这以前，車間党支書老董就跟刘木林談过。刘木林这

些天来就为这事，晚上不睡觉，反复的捉摸。这么大的任务，时间却只有两天三夜，他从来也没敢想过。

后来他想到苏联的“快速检修法”，这方法他曾在小组内试过，要再能配合“一师多徒制”那就更好了。后来他把这想法告诉了老董。老董说提到大会上，让大家研究。

不想在大会上引起了争论，不同意的却是孙晋源和几个孙晋源小组的人。事情还没个结果。刘木林想跟老董合作，把两组合为一组。因为这两种方法是充分发挥集体力量的方法，人越多越好。老孙是外线二组组长，得取得他同意。

正吃着饭，孙晋源回来了。他一句话也没说，但看得出来，他很不高兴。他不吃饭，只让拿碗水来喝。喝了两碗水，头上就出了汗。他把帽子摘掉，露出花白头髮，黑红色的脸膛没有一丝笑容。

孙大孀和林瞳知道他又生气了，劝也没用，只好睡了。

刘木林在老孙面前一向是个听话的孩子。但这时，两人各有心思，谁也不说话。

半天，孙晋源才说：“你要用新法，你只管用去，何必往里拉我。”这虽是责备，但也含有不少成份的爱。这只有刘木林才能体会到。于是他接上说：“前后我都想过，这方法又省劲又快。”“我干了这么多年，凭的是手艺和力气。这么冷的天，又是抢修，这不是推广先进的时候。”

“光凭经验不行啊。”

“凭经验”这句话老孙有点不爱听：“老实跟你說，要干你只管自己干，别往里拉我。想拆散我的组也不行。”

有好长时间谁也没说话。老孙心里七上八下。照实說，要他跟刘木林吵架，那是件最苦恼的事兒。他在很早以前就有这种感觉。他两眼死盯着牆上的一張画。这張画是几个

12月.. 沒有
2月 :
机 - 4-1

三批 沒有 劉... 天... 劉...
五批 沒有 是... 劉...
電...
六批 沒有

少先隊員在天安門上向毛主席獻花的情景。他常對人說：「心里有什麼不痛快，看了這張畫，保你消愁解悶。」毛主席向他微笑着。他一時激動，腦子里又出現了十幾年前的事。……

那是臘月的一個晚上，冰雪滿地，情景十分淒涼。一個堪堪待死的老人躺在一塊破草墊上，微弱的喘着氣，拉着老孫的手說：「晉源老弟，咱哥們好了一場，我完了。你把木林撫養起來，他就是你的孩子，他再沒指望了。」這就是劉木林的父親劉老奎。

多少年了，他一想起這件事，就覺得木林可憐。像有些對不起他，又像對不起他父親。

他常想：林謹也大了，木林自小就是個好孩子。小時候見他們還很親近，自打都有了工作，也沒見他們有什麼來往。真叫作老人的揪心哪。

這幾年的變化，他有些摸不着頭，一切都是新的，雖然他知道，跟着新的走沒錯，但他總是落在後面了。

他並不服氣，因為他是勞模，得過紅旗、獎狀。他一想到這些自信心就增強了好多。但是，一向聽他話的劉木林——他的「兒子」，竟在大会上給他下不來台。這真是以小犯上，越想越叫人生氣。

這時，床上睡着的孫林謹翻了個身，他看着正在甜睡着的女兒，一肚子氣消了好多。心里甜滋滋的想：這孩子越長越俊了。

外面刮起了一陣冷風，窗外那棵小槐樹颼颼地响。

劉木林知道這老人很要強，什麼事都不甘落後。自打前年當了廠級勞模就變了，不向別人學習，也看不起別人。

時鐘正指在九點半上。劉木林着急了，十點就要動工，看情形想說服老孫也實在困難。又不甘心這樣就走，兩組不

能合作，工作就有困难，要是假期內不能完工，那全厂就得停电。这损失是多么大啊！他面前是固执的老孫，他虽爱这个老人，但明明看他有錯誤，自己不能帮助，使他很苦恼。

“刮風了！”刘木林对着窗外，話可是对老孫說的。

“剛下完雪又刮大風，要不合作怕完不成任务啊！”

“这点風就怕了？我什么都經着过。你有先进經驗，咱分段，各干各的。”

“好哇，分段！”随着声音，車間党支書老董走了进来。他像剛从什么地方回来，身上貼滿了被風刮起来的雪渣，臉冻的成了紫紅色。他用不熟練的北方話說：“老孫，剛才你說啥了，听說要分段？”

“我說是分开两段各干各的，人手也熟，也順勁。”老孫說的很低，但很有分量。

“好哇，”老董意味深长地說，“分两段；父子竞赛，看誰是英雄。我們研究过了，就这么办，可有一样，不能拖拉。”

老董還沒說完，刘木林就沉不住气了。他急忙站起来說：“这是什么决定，明明是支持落后的。”

“你說明白，誰落后？”孫晋源拍着腿喊道。“才当了两天半小組长，就放不下了。我落后，不想你是怎么长大的。”

孫林謹被吵醒了。她听着沒头沒尾的話，又見刘木林走了。她起来就往外跑，想把他叫回來說个长短。沒跑几步，听到父亲在后面喊：“林謹，給他拿着这棉袄。”

她又生气又好笑，一双大眼睛瞪着老孫說：“既那么大勁跟他吵，何必又怕冻着他！”木林紅着臉，挟着袄走了。

晚上九点多鐘，老董从孫晋源家里出来，踏着白皚皚的

雪，往工厂走。他的右腿受过严重的弹伤，走起来一跛一跛的。就是为了这条腿，他才离开了军队。

他困难地一跛一跛地往前走。习惯地把眼闭起来——这就是休息。一个老战士在战斗之前是很注意积蓄力量的。这能更猛烈地打激敌人。他想：现在如果休息一小时，那并不算多，这该是多么幸福啊！但是，战士的责任感不许他休息。他重新振作起精神，用劲往前走。当他走近工厂的时候，他睁开眼，那高大的照明灯，放射着强烈的光。

一场激烈的战斗，就要开始了。

寒风，从早到晚，一会都没停。据说这是几年来最冷的一年。夜里三点多钟，风刮的更大了。两组的人都上了杆子，有人下面生着了火，如果有人实在冻的不能坚持，便下来烤烤。刘木林这一组，换上新洋灰杆子之后，就开始了按装磁瓶。这是件细致活儿，人们的手被冻僵了，就将手插在衣服里头，等暖过来就又开始工作。

按两组进行的速度，孙晋源是落在后头了。

这时已经很明显地看出新工作方法的优越。

原来，车间领导临时决定，让老孙和刘木林暂时分开干。刘木林小组用新法，老孙组还用旧法，这样，用实际教育老孙。

在刘木林这个杆上，只有两个人。他和一个青年女徒工——赵惠清。她不但上杆子是第一次，在她的家乡——汉口，从来也没有过这么冷的天。这是她来太原的第一个冬天。

刚上来还不觉得怎么样，现在却满身都想抖，她禁不住使劲咬牙。

在上杆子之前，人们不让她上来，她红着脸跟人们争。

論，就象人們真的看不起她似的。

她尽最大的努力忍住；但是两只手也真不給爭气，連手鉗也拿不住。又不敢往下看，这么大的風，要是一点站不穩，就有危險。她甚至不相信腰里的安全帶会起作用。

刘木林站在她北面，給她挡住点風，說：“怎么样，冷吧？”“不，不冷。”她一点也支架不住了，全身用勁抖起来。

“下去喝点水，烤烤火。天也快亮了，今晚就别再上来了。留点勁明天再用。”刘木林溫和地說。

“不！”她說。“我还能坚持，下去多丟人哪。”

“听話，快下去。你已經連着工作了快八个小时了，沒人笑話你。”

“你？……”

“我沒事，还能頂住。你下去叫他們把米湯弄来，再过一会大家都休息。”

赵惠清象受了什么委屈一样，慢慢往下爬，一不留心被一条鉄絲把手挂破了。因为天太冷，手都冻麻木了，她一点也沒發覺。

孫晋源这一組，又是一种情况：杆子上只有十几个人，都是技工。青年徒工和报名参加搶修的志願隊們，在下边等着往上遞料。小伙子們沒活兒干，一勁地吵鬧，上面的技工們都累的喘不过气来。尤其是孫晋源，他为了不落在刘木林的后边，干的又快又利索。他不放心的是，刘木林到底会不会比他快。

他从杆子上下来，在地上来回踱了几步，一个怪念头鑽进了他的脑子里，使他坐立不安。最后他終於决定：去偷看一次。

他絕對躲着任何人走，悄悄地來到一對電線杆子的下面。使他大吃一驚，沒想到劉木林會比他快這麼多。他往上一看，正是劉木林和趙惠清在說話。他正想躲開，却隱約地聽到趙惠清說：……怕丟人……。後頭的話他再沒勇氣听了。

孫林謹在宿舍和家屬們熬了一大鍋米湯。家屬們都回家睡覺了。她正想出去借桶，正碰上老董和一個大个子工人，担着桶找了來。

那個大个子工人，担着兩桶米湯，老董和孫林謹在後面跟着，往工廠走。

孫林謹見老董疲勞的閉上了眼，她知道他够累的了，這是她第二次看到老董走着路睡覺了。她走的很輕，後來，她全部沉浸在深思里了。這是陽历年的晚上，她記不清，在這個廠子里，過了多少個這樣的年。在這些日子里她本來可以去看電影，游公園。可是這不行啊，廠里有這麼大的事兒，怎麼能去玩呢。

她從小就對廠里的事很關心，因為廠里一有事，馬上就會反應到父親身上；要是父親不高興，會弄的全家不安。不過，在她小的時候，廠里淨是憂沒有喜。

最使她高興的，還是最近幾年。廠里每件事都使她非常興奮。工廠變了，生活也變了。在她想來，工廠的事和她的生活是骨肉相連的。又何況這次動工，有自己的父親，有劉木林，難道她真能不管這些事兒嗎？別人也許行，可這是她——孫林謹。

他們把兩桶米湯放在老孫組的工地上，老孫正在生氣。孫林謹放下桶往南走。

老孫跟上問：“你往哪去？”

“我給木林送點吃的。”她理直氣壯地說。“給我回

来！”老孫大声叫道，把一肚子气都發洩在她身上。他愛自己的女兒，他不能讓人看不起她；晚上他看到的那一幕，使他不能不懷疑。他認為刘木林就是因为这个，跟他見外了。这些事，又不能告訴她，怕伤害了女兒的自尊心。林謹把頭髮往后一甩說：“你們吵架，不关我的事，他沒家，我不能看着他挨餓。”“他挨不了餓！”老头子禁不住說出口来。

“人家眼光高了。知冷知热的有的是，不用你关心。”

这使她摸不住头脑，她知道父亲不会說沒影的話。但她不明白原由，急問：“这話是什么意思？”“什么意思，他忘本。我养大了他，这会竟看不起我，看不起我的女兒！”他大声喊，伤心的几乎哭出来。

“不能乱說！”孫林謹叫道。这些話刺痛了她的心。她脑子里乱的很。但她想：刘木林絕不是那种人。她急急地走了。

她走进鍋炉房，把圍巾扯掉，不知什么原因，周身是汗，紅紅的臉上直冒热气。

赵惠清自打从杆子上下来就睡，她太疲劳了。现在醒来，覺得冷，便伸出手来烤火。

刘木林見她手上有血，忙說：“破了。”随即拉过她的手来，給她包裹。直到現在她才知道，手破了，有点痛。孫林謹进来，猛一見这情景，有点緊張，但当她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，她非常鎮靜。她是个护士，这是她的責任。她激動地走过去，从窗台上拿下急救包，熟練地工作起来。她沒說一句話，給赵惠清包扎完畢，便把一个小包遞給刘木林，迅速地走出来。这一切都很自然，她的脑子十分清醒。父亲的話也許沒錯，她認識赵惠清，这是个非常坚强的姑娘。她想：真的他們俩要好，这有什么不好呢？她准备犧牲自己；但是，她的心，在猛烈地跳动着。

孫林謹走后，劉木林解开孫林謹給他的那个包兒，里面是雪白的餅，夾着炒鷄子。聞見这誘人的香味，覺得肚子十分餓，就吃起來。老董走過來說：“好香啊，誰給你作的？”

“是林謹。”他幸福地說，隨又問：“哪邊怎么样？”
“不算慢，也很辛苦。苦的是老辦法不改。”老董看看劉木林，又說：“你們該幫他點忙，這對他是个實際教育。”

這事劉木林很同意。他挑了几个能干的，由那个大个子李寶帶領，去幫助孫晉源。

一群青年志願隊們，吵吵鬧鬧地要工作。老孫正給鬧的不可開交。李寶領着一群人，走了來。這大个子李寶是挺愛說笑的人。他笑着對老孫說：“孫師傅，過年好哇？我也不拜小年了；劉組長叫我們來幫你的忙。”

老孫認為李寶是諷刺他。真的，兩家正在競賽，他想不出劉木林這是為什麼。但他總不往好的方面想：劉木林這是當着大伙，要給我个難看，是要叫我今后在車間失去威信。他這樣想，頓時就氣滿胸膛、他氣呼呼地對李寶說：“你別跟我耍花槍，快回去，我們自己能干。輸不到他劉木林手里。”

“這麼說可不對呀，”李寶說。“我們是好心來幫忙的，別拿着好心沒好意。再說我們是為工作呀。”“你們為工作，難道我為個人。”

這時老董走過來對老孫說：“來了幫忙的不歡迎，怎麼吵架呢。你看，你這個組被人家拉下了多少，要不接受幫助再有三天你也不保險能干完。師傅們都累壞了，得讓他們下來休息。”

接着，老董把一群沒活干的青年領過來，對李寶說：“他們把这么好的小伙子們弄的沒活干，你看他們誰上過杆，不能讓他們閑着。”

一群小伙子，象出籠的鳥一樣，蹣跚起來。沒多大一會兒，李寶就將他們安排好，動起手來。

天快亮了，却越發黑下來。西北上飄來的烏雲，把一彎月亮也遮住了。老董找到孫林謹，讓她回家休息，她雖听了老董的話，却沒回家。她走進鍋爐房，燒鍋爐的老漢讓她躺在一堆鋸末上，又拿來件皮大衣。她覺得這樣睡下太幸福了。天剛發亮，“咔嚓”一聲，老漢打開爐門，往里送了两鐵煤。孫林謹被這一响驚醒了。她坐起來，揉了揉眼睛，把大衣交給老漢。老人說：“睡吧，這才五點鐘，還早哪。”

“不，我睡不下去了。”她習慣地把頭髮往后一甩，很快地走出鍋爐房。老人在後面贊美地說：“真是個工人的女兒啊！”

第三個晚上，全部工程，只有十幾根杆子沒架綫了。工作了兩天兩夜的工人們，雖飽受了寒風的侵襲，但沒有一個掉隊。工程有了希望，人們都很高興。這十幾根杆子是孫晉源組沒完成的后半段；這次競賽他算徹底的輸給劉木林了。

寒風從西北上刮來了，雪花隨風飄舞，越來越大。

劉木林將鉗子挾在腋窩里，呆了一會兒，想把熱力緩過來再干，但這不比平常，鼻子被風吹的生疼。雪渣飛刺的眼睛睜不開，一股勁流眼淚；剛流出來，就凍結了。他用手在臉上亂擦了一陣，象是清醒了點，便叫：“小趙，把綫拉起來。”趙惠清馬上將綫遞給他。他又對前面杆上喊：“李寶，起呀！”但是，沒有聽見回答，只聽見風颼颼地刮，呆了好一會，才聽見李寶的聲音：“起來啦，組長……”最后那句話，被風吹斷了，听不清。只見那根綫慢慢地橫起來，忽然又落到地上；狂風席卷着冰渣似的雪塊，落在臉上象用

針扎一樣。

這時，聽見老董用吵啞的聲音喊：“喂！下來吧！”
半個小時之後，人們都下來了。風雪一陣也不停，它象一只猛獸，瘋狂地吼叫着。人們焦急的等待着；一小時過去了，天馬上就要亮了。老董忽然站在人群中間，他的臉色黑紫，挺嚴肅，大聲喊：“我們本想等這風雪過去再干，可是時間再也不能等了。再過三個小時，全廠都向我們要電，怎麼辦？”

“搶下來！”有人喊。“對！搶！”人們動起來。
“好，我們要搶下來，考驗我們的時候到了。”老董嘶啞的聲音剛一落，人們就亂了，有準備上杆的，也有光說不動的。老董和劉木林從庫里弄來了棉服和風鏡，發給人們。

劉木林為了使人們高興，不住地和人們說笑。趙惠清經過這兩天的鍛煉，倒象個熟練的工人了。這樣大的風雪，在這麼高的杆上堅持工作，真不是件簡單的事兒。

如今她沉着地工作着，天真地對劉木林說：“我該往家寫信了，你猜我寫什麼？”

“寫新年過的好。把綫給我。”

她把綫遞過去說：“對啦，我寫，這個年過的最幸福，最有意義；往年住學校，過年往家跑。誰想今年却在杆子上。我來的時候爸爸說：‘北方冷，你受不了。’我說：‘人家不怕我就不怕。’可是經過這兩天的鍛煉，可不象剛上來的那天了。身上冷，心可是熱的。”說完，想把腳往上挪挪，但腳和腿都給凍僵了，只覺得麻木，挪不動。

劉木林說：“你爸爸喜欢你嗎？”

“很喜欢，常叫我‘小清子’，收到這封信，他一定很高興。我寫上，不要再叫我小清子了，我已不是孩子了，要

他叫我赵惠清。刘组长，你爸爸也很好吗？”

“哦，很好，不过我没他已过了好多年了。”

“怎么他不在了。”

“是的，他很早就去世了。”

她听得出，刘木林对这谈话已没兴趣了。便也没提什么别的。这时，听见一个姑娘的声音喊：“李宝叔，衣服湿了就下来换干棉袄吧，烤干了。”又听见李宝的声音：“好啦，林谨，快给木林送上一件吧。”

赵惠清说：“她多好，真能干。”

刘木林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是个好样的，我猜她这几天没好好睡过觉。”

赵惠清忽然说：“刘组长，你不够勇敢。”她意味深长地看着刘木林。

刘木林起先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，等他明白过来，他觉得浑身发烧，过了一会，他象发现了什么似的说：“你先坚持一下，我下去有点事。”

孙晋源的心情很乱，他什么也不清楚。但有一件事他不能忘记：他输到底了。他恨刘木林，恨自己的女儿。他谁也不愿见，这颗高傲的心，第一次受到这么严重的打击。

一阵一阵的冷风，使他喘不上气来；雪，象许多小沙子一样打的脸生疼。

他脑子发涨，觉得一切都象和他为难，他痛苦地工作着。一阵风将他的帽子刮掉了，他想随手将帽子抓住，但没成功，双脚一滑，着了空，头一阵昏迷，安全带被扭开了，身子向后退，跌落在地上。幸喜地上有人弄来烤火的劈柴、破麻包和锯末等东西，现在又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雪，这使他只处在一时昏迷不醒的状态中。人们把他抬进锅炉房，

大夫給檢查過，并打了針。据大夫說：“內部還好，安靜一會兒就不要緊了。”

等孫晉源醒過來，劉木林輕聲問他怎麼樣，他兩隻眼睛瞪着劉木林，半天才說：“沒事，只想安靜一會。”劉木林坐在一旁守着他，因為疲勞的很不覺得便睡着了。

孫林謹在一邊給老孫數着脈搏，覺得他已恢復正常了，自己的眼也睜不開了，睡魔終於爭服了她。

劉木林猛然睜開眼，才知道是睡在這裡。他使勁往起一坐，兩腿象用針扎一樣的痠疼，渾身都象散了，一點也不受支配。他非常悔恨，因為這實在不是睡覺的時候啊，這簡直是耻辱。他忍着一切站起來，見老孫還安靜的睡着。孫林謹在一旁也睡的挺實。他脫下自己的皮大衣，給她蓋上。她的手露在外面，兩個手背，裂開許多小口，象小孩子嘴一樣。顯然是這兩天被風吹打的。他撫摸着這兩隻手，覺得比平常那雙白嫩的手，更加可愛。他把這兩隻手貼在自己的臉上，過了一會兒，便毅然地走了。



老孫从昏迷中醒过来，他开始觉得自己錯了，心里很难过，不知怎么才好。他試着要起来，老董来了。老董抓住他的手，說：“你是受伤的人，乱跑可不行。”

老孫激动地握住老董的手，說：“我心里不好受，想跟你說說。”老董坐下說：“說吧，該說說了。”“唉，我沒有亲人了。”老孫痛苦地說。“我后悔，这些天我干的什么呀！我真不如人？这回連自家人都要鬧远了。”

“不对，是你看錯了。”老董說“你的亲人最好，林謹千里挑一也难；木林呢，他是对的，要不是他动腦子，別說你，就是咱这全部工程也不能按时完。他关心你，叫人来帮助你，可你总不体谅他。他和你自己的兒子一样，也是……”老董向一旁睡着的林謹嘮了嘮嘴，又說：“他們比你明白。”

老孫摸着林謹的臉，看到盖在上面的皮大衣是刘木林的。他嘆息着說：“我錯了，孩子們比我强。平常我什么也看不見，什么也看不清，我落后了。”

“落后了，还能赶上。”老董說，“現在开始还不晚。”

“唉，难哪！”

“是难哪，可是，有心的人并不怕难。”

这时刘木林进来，一把抓住老孫的双手，說：“大叔，你怎么起来啦，快躺下吧。”孫晋源双手抖着說：“孩子，我不要紧。你……。”他不停地摸着刘木林的臉，就象他还是五、六岁的孩子。过了一会兒孫晋源問：“活干的怎么样了？”

“快完了，只丟下最后按变压器了。”

“变压器讓誰按？”